

台湾·骆驼祥子

●精品系列之

双煞虎皮裙

中



骆驼祥子作品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骆驼祥子

作品集·精品系列

双煞虎皮裙

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八章	侠心自非寻常心	(315)
第九章	一凤四艳	(336)
第十章	赌 命	(356)
第十一章	刚柔并施	(398)
第十二章	洞烛奸谋制掌门	(436)
第十三章	怜才义释阎罗	(458)
第十四章	一念之仁	(477)
第十五章	玉皇杀机弥无形	(511)
第十六章	巧遇七煞丐	(547)
第十七章	釜底抽薪	(572)
第十八章	身遭污名	(587)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天罡气，身形飞退一丈，但脚下仍是踉跄走了三步。

才拿椿站稳。

一旁的”

邛崃双色魔”此刻见状，脸色也骇然一变，对房英倏起了一层神秘的感觉。

大魔花不邪对二魔轻声道：“那小子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二魔伸舌头舔了舔獠牙，迷惑地回答道：“我也不懂，半年不见，他功力倏然超越常规，练马了不少神功，呃……而且”

换容变骨”

奇功，在天香院会的不超过十人，他却已经悟通，难怪天香院要把房氏父子看成了劲敌，不惜以青萍作赏……大魔不等二魔说完，轻叹道：“不说他功力进展得使人奇怪，而且身份也变化多端，一会儿是前宫弟子，一会儿变成天香院坛主，现在……”

这魔暗暗叽叽咕咕没有说完，倏见房英喝道：“邛崃双魔，名震天下，如想参加一份，小可就现在领教！”

他一掌击退广释喇嘛，却顾到车中那许多掌门人毫无抵抗力，唯恐”

邛崃双色魔”

趁虚面人，故不敢追击，立在车前，转对双魔挑战！大魔水泡眼一翻，望了望二魔，倏然哈哈大笑道：“武林名家，讲究的是输得光采，赢得磊落，你与本完”

龙虎坛主”

胜负未分，老夫兄弟若是插手，岂不是打落水狗，被江湖上耻笑我们！”

骆驼祥子作品集

房英一听这番话，对双魔的用心，胸中雪亮，他鼻中冷冷一哼，正想说话，陡见广释喇嘛一声暴吼，道：“小子，佛爷今天就试试密宗神功与少林绝学，谁胜谁败？”

话声中，只见红影一恍而至，一道隐挟雷声的红光，如烈焰一般压到。

房英吭声引颈长啸，双掌一圈，划出一个大弧，猛推而出，随着掌势，白色气雾如泉注出。

“嘭”一声惊天动地巨响，惊马长嘶，砂尘四溢，广释喇嘛噤噤又倒走五步。

房英如石柱一般屹立，纹风不动，但脚下已陷入泥土十三寸。

这时他衣衫如伞涨开，眉发根根竖起，大声道：“鬼喇嘛，中原无你逞凶这地，再小爷一掌！”

双掌在广释喇嘛未站定脚步，再度平胸推出，呼呼如狂飚卷至，又是一掌”

先天罡气”。

广释也一声暴喝，双掌迅扬而迎。他不相信眼前的少年，在内功上会超过自己，尤其为了保持天香院中优越的声望地位，他不甘就此败落。

这一掌双方皆提足十成真元，又是一声巨响，广释喇嘛僧衣飘指，蹬蹬走了■七步，房英身形一恍，地上已印出三只五寸深的足印，他心恨对方连毙终南六剑，手段太辣，那肯错过这种机会，急忙强压胸口波动起伏的真元，大喝道：“广释，这一掌小爷要你的命！”

又是一式“排山运掌”，连击同。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广释双掌刚迎上，”哇”倏然张口吐出一道血箭，接着响起一阵悲厉的长啸，撤掌抽身，红影一恍，已疾向来路泻去，恍眼没于林野之中。

房英吐出一口气，侧首一望，一旁观战的”

邛崃双色魔”

竟在刚才两掌拚搏间，走得无影无踪。

紧张的精神，陡然象松了弦的弓，房英双目神光一敛，倏然吐出一股瘀血，人颓然跌坐地上，就运功调息起来。

原来他刚才力拚三掌，内腑已血气翻腾不已，只是他知道面对三大强敌，若是露出受伤的微象，立将遭致不幸后果，故而强镇伤势，拼力到底。

此刻因强敌退却，神经一松，内伤复发，只是伤势并不严重，他立刻盘坐疗伤，待他功行五个周天，按着少林”

御气冲窞”

秘诀，真气循运间，胸头舒畅，感觉伤势已愈，才睁目而起，目光一扫，四周已站着许多人。

这些人正是各派掌门，此刻俱下车围着房英，关心地注视着他，远处两名御车的终南弟子已挖好坟墓，在收埋终南五剑的尸体。

房英一怔，对着各派掌门道：’各位前辈怎么下车了！”

华山神火先生首先一汉，道：“天佑吾等，少侠奋力一战，大显神威，看来武林浩劫还有挽救的希望。”

终南”

子午叟”

骆驼祥子作品集

关切地接口道：“少侠伤势如何？”

房英微微一笑道：“仅是脱力而已！”

说到这里，倏然屈膝向两叟拜了下去，激动地又道：“晚辈能有今日，全是前辈之赐及终南之德！”

“睛魂叟”

忙一把拉起房英，叹道：“少侠何出此言，老朽等舍却一身功力，还不是为了保护各派掌门人的完全。”

房英目光一闪，却见终南掌门人远远站在道旁五堆新坟前，默默垂了心头不由一阵激动，目光在各派掌门人脸上一溜，沉重地道：“若不是终南六侠舍命而战，小可及各位前辈怕早又变成魔窟人质，如今五侠英灵已泯，我们都去祭一祭后，赶快起程吧！”

众人纷纷颌首，于是拥簇着房英，走到新堆新土旁，只见任可见涕泪滂沱，泣不成声。

长春无垢师太及峨嵋宝印大师双双立掌，念出声”

“阿弥陀佛”，接着响起一阵阵梵唱，武当清虚真人却俯首按着道家丧礼，口中念念有词，为亡魂超度天国。

其余人更是垂道无语，神色上充满了悲怆和凄凉，他们想起了刚才惊心动魄的一仗，都情不自禁地跪拜了下去。

虽然这些人都是一派掌门，辈份都比终南五剑高，可是五剑那种忘我拚命，力拒强敌的侠义豪气，却使这些宗主有庇恩重生之感。

房英早已跪在地上，他星眸中涌出一泓清泪，默默悲伤地禡祷告道：“五侠安息吧，我房英若有一口气在，必将携仇人之首级来奠灵！”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他心中的仇恨，又多了一椿，“寒竹先生”之仇他尚未报，现又添五剑之仇，这些，虽非他切身的血海深仇，但却感到，为了正义，比切身之仇更重要，更应全力以赴。

阳光渐渐西移，山风更加上了几丝寒意，在凄凉悲痛的气氛下，众人默返车中第二辆车子本是载着终南六剑，现在六剑却只存下五剑王威，重伤昏迷地躺在车中，房英与终南两叟迳上后一辆车，看护王威，于是两辆篷车又在鞭影连挥之下，向前疾驰。

房英这时才以本身真元，为王威疗伤，少林”

御气冲窅”

秘诀本是治疗无上大法。他手按着伤者周身，不停按摩，掌心真气源源而出晃过片刻，王威已从昏迷中醒转。

半个时辰下来，王威伤势好了大半，渐渐已能坐起自选疗伤。

房英略作休息，对终南两叟道：“王兄伤势，就请两位前辈照顾，区区还是到前面一辆车上照顾比较妥当。”

说完，身形一长，又穿出车帘，身形凌空一翻，疾如劲矢，向前面奔驰中的第一辆马车掠去。

此刻，他功力陡增百年修为，身形之轻灵美妙。无与伦比。

他进入第一辆车中，只见各派掌门都神色略现轻松地交谈着广释喇嘛的功力，一见房英进入，纷纷移身让坐。

武当清虚掌门人首先问道：“贤侄有什么事么？”

房英摇摇头道：“没事，只是前途惊险重重，由”

邛崃双色魔刚才赶到来说，天香院谅必已接到”

龙虎坛”中传警，此去五行山，对方必设下重重伏击，是以晚辈奉告各位前辈。

骆驼祥子作品集

任遇何种兆，安心在车中相坐，切勿下车，一切皆由晚辈处理。”

此言一出，车中本来略呈轻松的气氛，又趋紧张。

长春无垢师太朗念一声佛号，叹道：“天香院一名坛主，已具这等超俗功力，那天香院主是何等人，少侠可知道么？”

房英长叹道：“不瞒前辈说，晚辈虽曾混入去梦古泽，天香总坛中，亲自与魔头说过话，却无法一窥其庐山真面目？”

昆仑地痴叟忧郁地道：‘以其能统率邪道八大高手及西域喇嘛而论，这魔头必有超人之能。

唉！武林浩劫看来不可避免了。”

华山神火先生不禁又问道：“房少侠，你既与那魔头说过话，难道从语音口气中，听不出一丝端倪来？”

房英沉思片刻道：“晚辈只能摸准两点。”

终南任可风接口道：“那两点。”

房英回答道：“从那神秘魔头说话声音中，晚辈知道她是一个女子。”

“女子？”

“不错，而以她语音的细软，晚辈断定她绝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什么？未超过二十五岁？”

各派掌门听得更是讶异不止。

房英接着道：“还不止一点，以晚辈上武当时，他们施用“穿肠散”剧毒来看，或许与昔年巨魔“红花散人”有关。”

接着把自己遭遇略叙述一遍。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这些事对各派掌门人来说，皆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听完房英叙述，武当掌门人首先以掌一拍膝盖道：“假如那魔头的确与昔年”

“戏花散人”有关，那她阴谋颠覆武林中各派之谜。不难解开，是为了替已殆的“红花散人”报仇！”

神火先生愤然道：“这样报仇，手段也未免太毒，而且根本不顾江湖规矩！”

话声方落，疾奔中的轮声，嘎声刹住，车辕上突然响起了两声惊呼！车中众似惊弓之鸟，心头顿时一紧，任可风已沉声喝道：什么事？御车终南弟子颤声回答道：“道中放着两颗人头！”

“人头”房英神色凝重，身形轻巧地穿帘而出身翻上车篷

此刻，暮色已合，天色灰朦，远望长安城，已可可清微弱的灯火。

房英屹立篷顶，凝目望去，荒凉的黄泥道上，果然端正地摆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旁边似乎还写有几个血淋淋的大字。

他目光具异禀，一看清两颗人头的面目，心头不禁大惊，呼地一声，已扑下篷车，掠落人头旁，目光凝视下，赫然是终南三叟老大”

残阳叟”

及终南八剑中的七剑尚思明的首级。

房英俯身缓缓捧起两颗首级，星眸通红，眦目欲裂，喃喃道：“好残忍！这批魔头未免也太毒辣了！”

从”

残阳叟”

骆驼祥子作品集

及七剑尚思明丧生来看，他已隐隐感到九华一派的命运，已说不定与其余各派一样，危殆莫测。

他迅速脱下长衫，把两颗人头包好，目光一瞥地上，只见以鲜血写道：“以此为警，及早调头，时尚未晚。”

“哈哈哈哈哈”……房英倏然昂头发出一阵悲愤的狂笑，笑声中，身形已飘然上了车辕，人头布包挂在车辕上，对御车弟子道：“起程。”

终南御车弟子颤声应诺，呼地一鞭挥出，健马长嘶，四蹄飞奔。

房英长身屹立篷顶，星眸神光扫视寂寂无人的荒道，厉声道：“有我房英在，休想要我调头！”

荒野寂寂，天色渐黑，那悲厉的语声在晚空中飘荡，传向遥远，却没有一点回音。

房英身形一曲一蜷，已进入车中。

各派掌门都愕然地望着他，目光中皆有探问的光芒。房英眸中倏又落下两行清泪，望着任可风，悲叹一声道：“任兄，贵派残阳前辈及尚七侠已经亡故了！”

任可风白眼一翻，身躯一软，倏向华山神火先生身上倒去。

“任掌门……”

“任掌门……”

众人见状纷纷惊呼。房英倏然伸手，曲指一弹，点了任可风睡穴，叹息道：“任掌门连遇噩耗，复忧前途，在功力全失的情形下，心神交疲，如今……唉！还是让他安睡片刻吧！”

各派掌门俱都长叹一声，默默垂首，车中气氛又陷入悲怆沉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凝中。

每个人俱都担心着前途不知再会发生什么事，蓦地——一车前响起语声：“禀报房少侠，长安城已到。”

房英向车外道：“进城办理饮食干粮，传令后辆车上终南兄弟听令。”

此刻他已隐隐成为各派掌门人命运的主宰。

御车弟子一声应诺，车行渐缓，驰入了长安城。

古都长安，仍有说不尽的繁华嚣嘈，两辆车子穿城而出，停在城外荒郊。

后车两名弟子此刻已恭立车外候谕。

房英这时对各派掌门道：“两名弟子已去办理饮食，各位前辈就在车中等候片刻，饮食完毕，立刻起程。

晚辈尚有些小事处理。”

清虚真人点点头道：“贤侄多劳，请便吧！”

房英钻出车边，向躬身屹立的两名弟子一施眼色，飘然离车三丈，停立向四下望一望。

两名终南弟子匆匆跟上施礼垂手同声道：“房少侠有何吩咐？”

房英目光一扫，见两人年龄不过二十一二岁，容貌颇为端正，遂沉思片刻，对右边一人道：“兄弟如何称呼？”

右边弟子惶然道：“弟子林奇，少侠为敝派上宾，请直呼弟子姓名便是！”他刚才亲见房英大抖雄风，击退广释喇嘛，心目中早把房英视作神明；何况更明白此行前途，生命安危全操在房英手中，故而神色恭敬异常。

房英闻言微微一笑，目光一移，轻声道：“你呢？”

骆驼祥子作品集

左边弟子禀道：“弟子方彪。”

房英叹道：“武林劫运已起，在下此刻有一事相托，不知两位能办到否？”

林奇、方彪同声道：“少侠下谕，弟子万死不辞，必全力以赴。”

房英点点头，道：“这点我知道，只是此事关连各派掌门安危，在下不得不再再三郑重考虑，秘密相托。”

林奇、方彪神色沉重，目光凛然注视着房英，皆感到房英所要吩咐的事必然异常困难。房英觉察两人神色，微微一笑道：“你们二人附耳过来！”

林奇、方彪忙凑过去，只见房英嘴唇蠕动，叽叽咕咕说了一阵，接着道：“你们两人能做到么？”

林奇、方彪听完这阵吩咐，神色顿时轻松了大半，方彪不禁笑道：“弟子以为是什么难题，这太容易！”

林奇接口道：“弟子决不有辱谕命。”

房英神色一肃道：“两位切莫以为在下所托，十分容易办理。此事看似简单，但要保持秘密，算准时间，也并不算容易，希望两位勿大意。

尔等生命及前途危，全在此举，希望两位切切谨慎。”

林奇、方听得神色一凛，忙应诺转身向长安城奔去。

房英目送两人背影消逝，方松过一口气，起到另一辆车旁，探首入帘，只见四剑王威正运功疗伤，两叟默然对坐，一见房英，“睛魂叟”

首先道：“我们在此休息一夜吗？”

房英道：“贵派弟子已进城办理饮食？进膳后连夜赶程。”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说完，见王威已睁目醒转，关切地又道：“王兄现在感觉如何了？”

王威哈哈朗笑道：“多谢房兄疗伤。

区区现在已无大碍，如再遇强敌，还可以应付个十招八招！”说完，胳膊左右一伸，骨节吱吱直响，表示已经无妨。

房英点点头欣然道：“王兄既如此说，小弟等下还要请王兄御车哩！”

王威愕了一愕，笑道：“房兄有囑，敢不遵命！”

这时，两名办理饱含弟子已长安方向提着两大包东西疾步奔来，于是一干掌门人及终南二叟就在车中进食。

一餐完毕，房英立刻吩咐二叟到前辆车中与掌门一起。

同时命令两名终南弟子驾御空车，自己与王威双双坐上前车车辕而动。

一旁的王威微微一怔道：“少侠，还有两名弟子呢？”

“另有任命。”

房英神秘地一笑，答得非常干脆。

王威见他不说，只能把闷葫芦藏在心中。

夜色荒凉，道上已无行人。

回首长安城，灯火渐渐远离，远山近林，一片漆黑，两辆马车在静寂中，蹄声动地，扬起一片烟尘。

蓦地———武当清虚真人探道辕后道：“贤倒，出长安共有三条大路，你走的不知是那一条？”

房英回答道：“潼关。”

武当清虚真人语气讶然道：“不是往五行山？”

骆驼祥子作品集

房英目注眼前道路，轻轻道：“是往五行山！”

王威又是一愕，侧目相视，只听得清虚真为道：“往五行山应由长安出城向右而行，西出咸阳，才是下理。此去潼关，怎能到达五行山。”

房英笑道：“晚辈自有道理。”

“唔！”清虚真人默默点头，有顷，道：“贤侄是想绕道？”

房英这次回答得更干脆：“不绕道。”话下也未加说明。

清虚真人迷茫地摇摇头，缩首复坐落车中，心中想不透其中道理：既说不绕道，何以又不走咸阳，却奔向潼关，岂不等于南北辙。这样，那一天能到行了五行山？不说这位武当掌门迷惑，车中其余各人哪一个不愕然！这是一谜，然而房英在车辕上，倏把缰绳往一天威手中一送交出。只是他反而仰首远眺星辰，默默的出神起来。

鞭声忽忽。

轮声辘辘。

终南第五剑王威，目注茫茫的官塘大道，控缰御车。

“五侠，咱们走多久了！”

王威道：“将近半个时辰！”

房英喃喃道：“差不多了，该来的也该来了，咱们也该回去了！”

王威一怔，正想问谁该来了，倏见房英一挺身，飘然离座，向后一个大翻身，正好落在紧跟后面的第二辆空车上。

只见他足尖一勾车辕横木，俯身篷顶对驾车的两名终南弟子道：“前面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两位依然直驰潼关。”

两名弟子同声应诺：“遵命！”

双煞虎皮裙·秦岭征程

房英又低声道：“现在分一位到前车替五侠御车！”

一名副手立刻身形窜起，直扑前车。房英也跟着扑进前车篷中。

他不等车中诸人开口，就沉声道：“各位前辈谅必对晚辈南辕北辙，有所迷惑！”

诸人目光皆齐集房英脸上，静待着下文。

房英继续道：“其实晚辈此举，却是在故乱敌人耳目，用的是疑兵之计！”

清虚真人道：“贤侄是说咱们车后有敌人追踪？”

房英道：“是否有强敌追踪，晚辈不敢料定。但晚辈知道天香院必对咱们一行人极为注意。”

神火先生点点头，房英接下去说道：“自秦岭到长安，虽有不少岔道，却是通往野村僻乡的小径，对方必断定咱们在急于远离‘龙虎坛’的情形下，绝不会绕道。”

由路上留字示警这点上，各位前辈谅已看出对方的推测，而咱们的心境也确是如此。”

地痴叟颌首道：“少侠之言不错。”

房英微笑道：“但是自出长安，却有三条宽敞大道：西出咸阳，而通五行，南经终南，可达许昌，还有一条，就现在取道潼关可抵昆仑。”

对方此刻必难料定咱们是取那一方向。”

长春无垢师太低诵一声佛号，道：“若贫尼与各派施主为敌，纵不派人钉梢，也必在三条道路险之处，埋下伏兵。”

房英接口道：“不错，无垢前辈之言，正合晚辈设想。因此晚

骆驼祥子作品集

辈已命另两名弟子秘密雇车，半个时辰后，沿此道缓缓跟踪。”

他目光一闪，接下去说道：“若魔头派人跟踪，此刻车后必有敌骑。

否则，以天香院消息灵通，耳目密布来说，半个时辰，已足够使他们得悉咱们取道方向，通知其他两路埋伏撒棒。是以区区此刻准备请各位前辈下车，等候后面空车返长安，直往五行山。”

峨嵋宝印禅师叹道：“半日相处，老纳已觉得小施主天赋深厚，想不到还具有这等智慧，老纳深为武林庆幸。”

房英喟然一叹道：“大师谬夸，晚辈实在汗颜。但那天香院女魔头心机之敏慧，实超过晚辈百倍，晚辈竭尽智慧以赴。此行成败，未尝敢预料哩！”

清虚真人叹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古今皆是如此，只能尽人力而听天命了。这事慢慢再谈，贤侄既说要下车，怎不叫停。”房英忙道：“若后有敌人跟踪，车一停，足以引起其怀疑。是以晚辈想请前辈在行驰中顺序而下。”

“子午叟”一怔道：“少侠忘了老朽等皆功力俱废的人么？”

房英笑道：“晚辈当然知道。”

接着沉喝道：“控制缰绳，略缓奔势，五侠请入篷。”

随着喝声，马车奔势立刻缓慢了一些，呼地一声，王威已掀帘滑入，道：“房兄有何吩咐？”

房英道：“小可先下车，王兄在车辕上接各位前辈钻出车篷，往下抛，小可先下车，王兄在车辕上接各位前辈钻出车篷，往下抛，小可在下面接住。”

说到这里，对各派掌门歉然道：“时值非常，失礼之处，晚辈